

# 向前有太阳,向后有月光

王晓静

夜色正在褪去,塔克拉玛干沙漠竖起一堵又一堵深灰色的城墙。重型卡车顺着“墙根”挥动两束月白色的灯光,像握着两把手术刀,不断剖开黑暗向病灶探去。

重卡如一只红色的甲壳虫,吃力地爬上沙梁便停下了。我看了看下表,7点50分,在我的家乡山东东营,此刻正是黄河入海口最美的清晨,阳光明亮通透,满地金黄,一树杏黄与深绿交叠。早高峰的马路上,人车如织,川流不息。

眼前的沙漠只有我和班长忽海献。

忽海献是地球物理公司SGC2113队尉犁项目的放线班长,半小时前我们还在沙漠营地。忽海献的车高得吓人,我爬了几次都没爬上去,后来被他一只大手拽上去了。

黎明前的黑暗显得有些仓皇,天光快速完成从青灰到灰粉到浓金的替换。“欸”,一个毛茸茸的橙色球体跳出来,光辉铺满大地。

班长跳下车给轮胎卸压,这样可以增加轮胎的摩擦面积,跑起来会更快更稳。这也预示着接下来的“路”更艰难。沙漠广阔无边,究竟藏着多少“陷阱”我们不得而知,要躲开它,很多时候需要经验。

事实证明,越靠近沙漠腹地,沙丘越高,起伏越剧烈。越来越多的“断头路”出现,班长不得不下车查看,从一座小沙丘爬上另一座沙梁,从我的视线里慢慢变小,又渐渐变大,好像一朵飘忽不定的红色云彩。

远处有四个穿红工衣的人,背着采集设备,正从沙山上走下来。看不清他们的眉眼,从体态上感觉是年轻人。班长说,这个小组有个外号叫“黄羊”,动作敏捷,速度快得不得了。说话间我们回到车里,车从沙梁上冲下去,顺着另一个沙梁再爬上来,他们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了。后来就以他们为中轴,车兜兜转转了一个小时才来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。班长跳下车,从后车斗抓起一把铁锹向一人高的沙梁走去,我紧紧跟住他。

班长爬了一半转过身,我还在原地手忙脚乱。沙子太软,爬三步退两步。再试,未果。几

次之后,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。班长用铁锹把我拖上去。

“沙尘暴太凶了,把采集设备埋得好深。”放线队员跪在地上,手上戴着白色线手套,正挖开一个一尺见方、深60厘米的坑。“我来。”班长说完,我才明白铁锹的用处。放线队员站起身,好年轻的一张脸,巧克力色的皮肤,眼神清澈明亮。年轻人冲我笑笑,并不说话。班长几下子就把设备给挖出来了:一只比胡萝卜还要小的检波器。年轻人收好设备扛在肩上,像匹小野马一溜烟冲下沙梁。沙梁下面很快响起高分贝的歌声。班长笑说,这是个00后,乐天派,就喜欢唱歌。

班长继续检查检波器的回收工作,和另外三个人交代完一些质量和安全方面的要求,我们回车里继续往前走。

正午12点,起风了,车顶上的红旗被吹得呼呼作响。电台里有人呼叫班长:3261线1217通道误车了,请求支援。班长停下车,把近视眼镜推到头顶。他的眼睛已经花了,只有这样才看得清奥维互动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。

重卡在喧软的沙地上掉头不是件容易的事,况且是这样狭窄而起伏不定的沙梁,考验技术,更考验智慧和胆识。我相信班长。从他推开车窗露出笃定神色的那一刻,我就对他充满信心。

接下来的近20分钟时间里,在剧烈的颠簸中我被安全带紧紧勒着,反复拉出去又弹回来,有一回,我以为我要撞破挡风玻璃飞出去。

“把气压放到1.5bar(巴)……坐在车里不要动……”我十分钟呼你一次,听到立刻回答……”

行驶中,班长不断拿起对讲机。有一段时间,没听到回应,他便呼叫仪器组。仪器组驻扎在视野最开阔的高地,那里既是生产指挥前哨,又是信号中转站。原来,误车的司机刚完成自救,联系不上班长,也在向仪器组求助。

班长一脚刹车,车稳稳地停在平缓的沙地上。“幸好出来了,要是侧翻就麻烦了。”他长长地舒了口气,定定地看着窗外,好半天没说话。误车司机很快和班长取得联系,他激动地说:“用的是班长教的法子,先把气压放掉一些,再挖沙、垫沙,把坑处理掉,然后……”班长边听边点头,脸

## 走进尉犁



上渐渐有了笑意。

班长掉转头,七环八绕之后又回到原来的“路”上,继续检查放线和收线工作。

沙漠昼夜温差大,早穿棉袄午穿纱是常态。这会儿阳光热烈,穿过玻璃直射进来,车内温度急剧上升,棉工服已经穿不住了。班长停下车,从后车座上拿出馍、馒头、油饼、方便面……午饭很简单,班长抱歉地说,野外施工就是这样,怎么方便怎么来,等晚上回去再好好吃。

据班长说,这里是交通“要道”,我们要等收线和放线的车经过,确保所有车都是安全的,才能返回营地。

吃过午饭,我独自下车,费力地爬上一道沙梁。当我回头看向卡车,发现班长把头抵在方向盘上。他太累了,前天傍晚正准备回去就接到拖车求助,等他开车过去把车拖出来再回到驻地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。早上6点就起床,给班组长晨会……这会儿我不想打扰他。

风越来越大,推着细软的沙粒前仆后继滚下沙丘,惊起一地匆忙的烟尘。这样的风自然与真正的沙尘暴不可等同,但我们仍然忌惮它,忌惮它以流动的姿态昭示着另一种生命的锐不可当,忌惮它以“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”的决心和勇气将设备掩埋,将“路”吹毁。

傍晚,班长带我探新“路”,这条“路”是为第二天的放线车准备的。

晚霞的尾羽扫过,给沙漠镀上了金色的裙边。站在沙梁向车后远眺,茫茫沙海间一条清晰明亮的车辙滑如绸缎。

回营地的路渐渐被夜色渗透,月亮升起来了。想起年轻的队员发在朋友圈里的一句话——不要忙不要忙,白天上班有太阳,不要慌不要慌,晚上上班有月光,感到无限安宁。

(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)



## 散文

### 最后的猎手

周莲萍

乌乡彪悍的民风里有一种特别的气质,人们敢说敢做,敢爱敢恨,直筒子性格一点就着。在外人看来,这里的人翻脸比翻书还快,因此不那么好欺负,打起交道来不能虚头巴脑。好欺负,打起交道来不能虚头巴脑。好欺负,打起交道来不能虚头巴脑。好欺负,打起交道来不能虚头巴脑。

这天晚上,北风呼啸,大雪徐徐降落,森林里响起了各种可怕的声音。猎手半夜被惊醒,突然,他听到有人在敲击窗棂,敲得很急迫:砰砰砰,砰砰砰。猎手掀开围在窗口的防寒毛毡,隐约看到窗户外有一张扭曲变形的脸,似人似兽。他被吓了一跳,急忙从炕上抄起猎枪,哗啦一声把子弹推入枪膛。

“咳,小开!是我。”

这时,窗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,他在心头掠过一阵惊喜,立刻判定是发小来了,因为在整个乌乡,只有发小直呼他的乳名。他把枪扔到一边,翻身下炕,迅速拉开门,朝外大喊:“快进来吧。”

风雪呼啸着吹入,他已经吸了一大口严寒的气息,呛到嗓子眼,凉气喷到肚子上。可是,却没有任何回音。他又叫了一声发小的名字,并且隐约看到墙角处有一个蹲伏的黑影,他朝黑影走过去,不料黑影却站起身来,把他向院子外引导,一直引向空地之外。他觉得奇怪,认为是发小在和他玩笑,搞恶作剧,但这是大雪天哪。“你搞什么鬼?”他愤愤地骂道,便尾随发小快步前行,他想一把抓住发小的衣领子,把他像拎一条狗那样拎回到屋内。

但当走到一片灌木丛时,发小的影子突然不见了。他立刻意识到了危险,全身已经被冷汗和冰水湿透。前方五十米外就是狼的墓地,他朝墓地的方向侧耳倾听,凭借二十余年的狩猎经验,判断至少有十几只狼在那里集合好了,吱吱乱叫。情急之下,他朝空中打了个呼哨。因为墓地相距茅屋不远,他的猎犬闻声来到了他的身边,汪汪地叫着,这让他紧张心跳的心稍稍放宽了些。但他唯独没有带上猎枪,这是一个猎人在危急关头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,因为一声枪响,就有可能把狼群吓跑。

在那个风雪呼啸的夜晚,腥气浓烈,十几只狼列队围拢过来,它们发出恐怖的嚎叫,幽蓝的眼睛像一片闪烁的鬼火。他亲眼看到自己心爱的猎犬被凶残的狼群撕成了碎片,连一根骨头都没留下。他趁机撤退,几次从雪地上跌倒又爬起。不料,在翻越土沟时他踩响了土地雷,炸飞了他的一条右腿。

而那颗土地雷,正是他本人所埋,这有些因果和宿命意味。雪停之后,乌乡的人们把他抬回山下。此时,家家户户都在喜迎新年,在阵阵鞭炮里响亮的鞭炮声中,他的狩猎生涯也随之结束了。如今,猎手已经进入暮年,成了在锁口晒太阳人群中的一员。这些人从早晨出门,屁股下坐一个马扎子,双手塞入袄袖,喝水、吸烟,或陷入深深的沉思,似一群栖落在枝头上的乌鸦。如果有人来喊他们回家,这些人会一直待到天黑,直到落露。有人问:“猎手,吃过饭了吗?”他会若有所思地点头,“嗯,吃了。”

其实,他锅灶冷清,根本没有回家,屋前堆放的柴火没有减少。自从那件事发生过,他的胃口陡然收缩,一度丧失了味觉,每天勉强吃一点东西就感觉饱饱的了。远远望去,他蹲伏在墙根下,像一只衰老的断腿蜘蛛,蜷缩着自己的胃囊。

(作者来自齐鲁石化,转载自《中国作家》2024年第4期)

块热乎乎的烤地瓜。长年野外作业,他们身上的衣服不间断地被野草树枝刮烂,开线破口,夏天露着黑黝黝的皮肉,冬天露出白生生的棉花。母亲嘱咐他们,衣服脏了捎过来,几针线就又完整了。

冬天,田野里一片寂寞荒芜。住在铁皮房子里的油田工人,晚上经常来我们家烤火聊天,听做教师的父亲读诗讲古、谈天说地。父亲常泡上一壶大叶子茶,天文地理地聊,天天不带重样的。没有月亮的夜晚,他们归队时,哥哥总会为他们点亮用白菜疙瘩做的煤油火把。

自从我们村里来了石油工人,他们安装并架前的推土垫台,也忙活了我们村的壮劳力。虽然推土是个重体力活儿,可是在那个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的年代,垫井台换来的收入,也让一部分乡亲的日子宽裕了许多。井架竖起来了,抽油机忙起来了,胜利油田又在我们村前边修了一条明晃晃的柏油路,运输原油方便了,村民出行也方便了。

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出村上学,特别喜欢早早出门,半路上停下脚步,和小伙伴儿们一起看油田工人下套管作业。正在干活的工人多次嘱咐我们,喜欢看不要紧,但是一定要远远地站好,绝对不可以靠近。与我们相熟的工人,经常会从口袋里掏出几块水果糖递过来,让我们快点离开,去学校上课。

每年年终岁尾,留守一线值班的外地工人,都不能回家过年。村子里有些心软的父母,常常跟着心多包两碗饺子,送给他们吃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油田工人们也很感激,他们会抽时间帮乡亲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,或者把自己不舍得吃的点心,送给村里的孩子们吃。

再后来,油田经济效益提高了,村前的单向柏油路变成了双车道的宽阔大路。油田工人的值班室里冬暖夏凉,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,过年过节有单位食堂专车配送饺子热菜。他们下班可以开着各自的私家车,一脚油门飞奔回家,与父母妻儿共享天伦之乐。热气腾腾的饭桌边,笑声朗朗,幸福满怀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## 朝霞



## 诗歌

### 时间的谷底

关咏凌

黄河口第一场雪  
在路上。车窗外轻舞  
街面阴沉,携带八千里风霜

十多年前,白衣天使护佑  
那时,天山的雪月银亮

楼挨着楼,避风的好去处  
雪又大又急,扑簌簌往下掉  
凝聚成一首小诗温暖

近午时,雪花通形碧空  
窗前一月,上弦  
(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)

### 晚秋书签

廖柳

黄昏里,枫叶在路上  
我弯腰拾起一片  
脆得如旧信纸

红褐相间的树叶  
蜷在掌心有点凉  
宛若一句未说完的话

掀开课本最后一页  
轻压它  
合上书页

入冬后  
每回读到那一章  
都有安静的回响  
(作者来自江西石油)

## 散文

### 城里城外石油人

崔向珍

冬天的小村庄,溪水冻僵了,屋檐冻矮了,家家关门闭户,大人孩子躲在滚烫的火炕上,唠唠取暖;一群一群的麻雀,呼啦啦地飞到枯瘦的树枝上,像极了一片片肥硕的叶子,叽叽喳喳地热闹。

光秃秃的田野里,胜利油田的工人三个一群、两个一伙,顶着呼啸的北风,蹬着尖利的草茬子,布线,放炮,采样,起钻,下套管……有条不紊,忙而不乱。

那个年代的农村很穷,油田工人的野外作业条件也很艰苦。春夏秋冬还好,寒风肆虐的冬天,无遮无挡,再厚的棉衣棉裤也很快被吹透。薄薄的铁皮房子里阴冷寒冷,下了班的工人们裹紧了油腻腻的棉衣,一个追着一个,争先恐后地跑到我们的小村里寻找暖和的地方。

我们的院子里,每年都会堆起一个很大的麦秸垛。母亲烧火做饭时抽取麦秸,总是从草垛南面开始,逐渐空出一个背风向阳的草窝,让我们躲在里面,晒太阳取暖。年轻的油田工人们来了,也经常躲在草窝里跟我们聊天。来自城市的,跟我们聊城里的楼房和汽车;来自外地农村的轮换工,聊他们的亲人和庄稼。

母亲看着这些长年奔波在外的年轻人,很是心疼,就叫他们进屋里烤火,或者喝点热粥,吃一



AI制图

视觉中国(供图)